



殷宪著

大同历史文化丛书（第七辑）
大同市三晋文化研究会

北魏平城
书迹二十品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殷宪著

大同历史文化丛书（第七辑）
大同市三晋文化研究会

北魏平城
书迹二十品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魏平城书迹二十品/殷宪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7. 11

(大同历史文化丛书·第7辑/董瑞山主编)

ISBN 978-7-203-05875-5

I. 北... II. 殷... III. 楷书—碑帖—研究—中国—北魏 (439~534) IV. J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23517号

北魏平城书迹二十品 (大同历史文化丛书·第7辑)

著 者: 殷 宪
责任编辑: 蒙莉莉
装帧设计: 冀小利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20 (发行中心)
0351-4922208 (综合办)
E-mail: fxzx@sxskcb.com
web@sxskcb.com
Renmshb@sxskcb.com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省史志印刷厂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总 印 张: 16.875
总 字 数: 500千字
印 数: 1—3000套
版 次: 2007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5875-5
定 价: 86.00元(全1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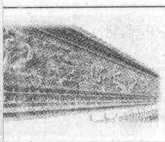
“大同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 任：董瑞山
副 主 任：高 平 古鸿飞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力高才 古鸿飞 赵一德
姚 斌 要子瑾 高 平
袁海明 葛世民 董瑞山
主 编：董瑞山
执行副主编：高 平 古鸿飞
副 主 编：葛世民 姚 斌



目 录

引 子	1
太平真君四年(443)《嘎仙洞祝文》	4
太武帝正平元年(451)《孙恪墓铭》	7
文成帝兴安三年(454)《韩弩真妻王亿变碑》	10
文成帝和平二年(461)《皇帝南巡之颂》	12
献文帝天安元年(466)《曹天度造九层石塔记》	15
献文帝天安元年(466)《叱干渴侯墓砖》	18
孝文帝延兴二年(472)《申洪之墓铭》	21
孝文帝延兴四年(474)《钦文姬辰墓铭》	24
孝文帝延兴六年(476)《陈永夫妇墓铭》	27
孝文帝太和元年(477)《宋绍祖墓砖》 及墓顶刻石	29
孝文帝太和三年(479)《冯熙写杂阿毗昙心经》	32
孝文帝太和七年(483)《云冈石窟第十一窟 五十四人造像题记》	36
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司马金龙墓表》、《墓铭》	39
孝文帝太和十四年(490)《屈突隆业墓砖》	42



孝文帝太和年间(477—499)“大代万岁”瓦当 ...	47
宣武帝景明二年(501)《封和突墓志铭》	49
宣武帝景明四年(503)云冈石窟第二十窟 《比丘尼昙媚造像题记》	52
宣武帝永平元年(508)《元淑墓志》	55
宣武帝延昌三年(514)《高琨墓志》	60
孝庄帝永安二年(529)《石棺墨书四耶耶骨》	63



引子

魏碑,是魏碑书法或魏碑书体的简称。两个字代表着两个要素。魏,是说这种书体产生的时代是魏、大魏、代魏,亦即后来通称的北魏、后魏。碑,则是说这种书体的载体是石、是碑,魏碑则是铭刻体、碑版书。

先说魏碑书体产生的时代。北魏是1600多年前由我国北方少数民族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上溯百年左右,也就是东晋五胡十六国时期,北魏的前身代国已经活跃在如今的山西雁门关以北和内蒙古的阴山以南。当时,内蒙托克托县(有一段在和林格尔县境内)的云中盛乐或定襄盛乐是北都,平城则是南都。拓跋鲜卑原本没有文字,在其建国前后,他们有意地吸收越来越多的汉族士人进入政权,用中原的先进文化改造自己、提高自己。拓跋猗廋、猗卢时期有卫操、卫雄、段繁、姬济等人。卫操是代人(今阳高县),他原是晋征北将军卫瓘的牙门将,因多次出使代国,后来便领着宗族乡亲数十人正式进入拓跋代政权。卫瓘的祖上也是代人,后落籍安邑。卫瓘、卫操很可能是同族。卫瓘、卫恒父子是东晋大书法家,卫恒的侄女卫铄、卫夫人便是王羲之的老师。如此看来,卫操不仅“少通侠,有才略”,而且也像卫恒一样善草隶书。据《魏书》记载,卫操曾为新故的拓跋猗廋树功德碑于大邗城。其实在此前两年,卫雄、段繁就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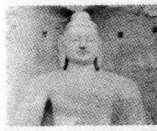


参合陂西“累石为亭，树碑记行”。这该是史书上记载的最早的“魏碑”。昭成帝拓跋什翼犍时期是燕凤、许谦、张袞等人。他们都是博综经史，善阴阳讖纬之学的饱学之士，燕凤、许谦还是道武帝拓跋珪父亲的老师。道武帝拓跋珪到太武帝拓跋焘时期是崔玄伯、崔浩父子，卢玄、卢渊父子，以及高允、李灵等征士。就书法而言，则以崔、卢两家为翘楚，崔氏学卫瓘体，而卢氏则传钟繇体。史载，崔玄伯“善草隶行押之书，为世摹楷”。崔浩“既工书，人多托写《急就章》。世宝其迹，多裁割缀连以为模楷”。卢渊“习家法，代京宫殿多渊所题”。实际上，北魏早期崔、卢两家书迹，尚属东晋北方体系。此时的铭刻书则多为带有楷笔楷势的隶书。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太延元年(435)的《破多罗太夫人漆画题记》、太延三年(437)的《皇帝东巡碑》、太平真君四年(443)的《嘎仙洞祝文》等碑石便是这种面目。甚至连稍后一点的灵丘《南巡碑》，以至《司马金龙墓铭》也属这种书风。崔浩晚年曾把他主纂的《国书》三十篇以及所注《论语》和“五经”刻在石碑上，立在平城的西郊，最终酿成了人亡碑毁的悲剧。如果能找到它们，以崔浩为代表的平城铭刻书体便大白于天下了。总而言之，魏碑书体是随着北魏政权的汉化即封建化进程逐步形成的。太和十八年(494)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进一步加快了汉化的步伐。平城魏碑与当时的中原书风甚至是行押书相结合，便生成了基本上属于楷书的魏碑北邙体。这种书体在大同地区有云冈石窟的《曇媚造像题记》，还有《高琨墓志》、《元淑墓志》和《封和突墓志》等。

再简单讲一下“碑”的含义。古代尚无印刷术，更不会照相，要保存史料、规范古籍，只能刻石，这便是铭刻书的缘起。魏碑是铭刻书体，而铭刻书体自秦经汉再到三国、魏、晋、南北朝，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秦是小篆，西汉是比较草率的简书，东汉是隶书。到了三国、两晋，隶书的波磔逐步

变平直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铭刻书体在向手写体即草隶或行押书靠拢,另一方面书手和刻手在书刻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形成了既具审美价值又便于操作的书刻套路。平城时期的魏碑,大多是这种比较平直的楷隶。洛阳时期的魏碑、龙门造像题记仍然承袭着平城时期的书风,而北邙的墓志则逐步楷化,变成了方笔楷书。为什么楷书还要用方笔?我想这也是由石头和刻刀这样硬碰硬的工具所决定的。正如我们现在有楷体、有宋体一样。楷体是手写的楷书,而宋体则是宋代发明印刷术后,适应刻刀和木版而新创的方直书体。当然,铭刻体与当时的文书、简牍、写经文字密不可分,因为铭刻书迹一般都有书和刻两道工序。碑版书不可能不表现当时手写书体的基本面目和基本特征。

由于魏碑书体结体宽博、体势开张,点画又多用方笔,峻拔凌厉,因此无论是平城早期魏碑,还是洛阳晚期魏碑,应当说都具有风骨高古、体势雄强的特点,弥漫着一种盛世气象。岂止是盛世气象,它简直就是北方代人粗犷强悍的精神世界的写照。魏碑由隶化楷的过程,其实并不完全反映文字的嬗变过程。因为中国文字的隶变、楷化在东晋已经完成了。魏碑只是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这种特殊性,也正如北魏政权在政治制度和文化领域以至民族交融上承汉启唐一样,魏碑楷书同样为后来法度森严的唐代楷书以至风格多样、艺术高超的唐代书法繁荣进行了准备。这大概就是魏碑书体的意义所在。



太平真君四年(443) 《嘎仙洞祝文》

太平真君四年(443)《嘎仙洞祝文》，1980年7月由时任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站长的米文平先生在鄂伦春自治旗大兴安岭东段顶巅东麓的嘎仙洞发现。这是一处天然山洞，南北长100多米，东西宽20来米，可容数千人。祝文为摩崖石刻，刻在距洞口15米处的花岗岩石壁上。高70厘米，长120厘米，字体略小于拳，阴刻19行，每行12~16字，凡201字。其文云：

维太平真君四年，癸未岁，七月廿五日，天子臣焘，使谒者仆射库六官、中书侍郎傅璠，用骏足、一元大武、柔毛之牲，敬昭告于「皇天之神：启辟之初，佑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年，聿来南迁。应受多福，光宅中原。惟祖惟父，拓定四边。庆流「后胤，延及冲人，闾扬玄风，增构崇堂。剋「藟凶丑，威暨四荒。幽人忘暇，稽首来王。始「闻旧墟，爰在彼方。悠悠之怀，希仰余光。王「业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瓞，时惟多祜」。归以谢施，推以配天。子子孙孙，福祿永「延。荐于「皇皇帝天，皇皇后土。以「皇祖先可寒配，皇妣先可敦配」。尚飨「东作师使念昔。



拓本系米文平先生提供

据《魏书·礼志一》：“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嘎仙洞刻石》便是《魏书》所载太武帝遣中书侍郎李敞等从平城不远万里刻在“幽都”的“祖宗之庙”的祝文。祝文虽短，抵得一部拓跋魏的发迹史，更能证《魏书序记》之可信。而“以皇祖先可寒配”皇皇帝天，“皇妣先可敦配”皇皇后土，是北魏帝王对其先祖“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身份的认可。从中也可读出太武帝对祖宗旧墟的思念之情。关于告天祭祖的专员，史载“中书侍郎李敞等”，而石刻尚记有谒者仆射库六官及另一位中书侍郎傅理，可补史阙。此三人史皆无传，库六官族属徒河乌桓，似为朝廷临时简选而特任“谒者仆射”以负责向导的。

《嘎仙洞祝文》是庙堂之制，气象自然非同一般。米文平先生自谓不懂书法，但是他“隶意犹浓，参差不一，古朴雄健，苍然可辨”的评语可谓抓住了要害。祝文书法确为隶书而多楷意者，与早它30年的东晋义熙十年(414)《高句丽好太王碑》颇多相类之处。隶意浓重，但却很少波磔；体势宽博雄浑，但笔画瘦劲而粗细变化不大；不仅字法、点画时见楷则，而且章法全是楷书规范，这就使这件摩崖最终归入了魏碑平城体的行列。这件作品虽在千里万里之外，却是实实在



太平真君四年(443)《嘎仙洞祝文》

在的平城之作。当然它不可能是在平城写好，带到四五千里外上石，但小样子肯定会有的。李敞们应当是捧着崔浩抑或高允这些文章高手拟就并经皇帝过目的祝文上路，而且“祭告团”中还应当有一位是李敞、傅理或团员中的另一位善书者，带着预先准备好的文房四宝，在石室中告祭后，找了一处适合书刻的所在打磨、书丹、镌刻。可惜时间有些匆促，花岗岩太硬，刻石的人或准备不足或找来的当地石匠不识汉字，石面又欠平整，刻工也欠精致，工作确是粗疏了些。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书法效果。

据《北方文物》2003年第一期刊登黑龙江书协副主席、我的朋友王立民先生的文章，说他于2002年9月25日在嘎仙洞东侧背朝北方的半圆形石壁上也发现了北魏新的石刻文字。首先发现的是一个“四”字，接着在“四”字的右下方又发现了一个“皇”字，在“皇”字下面还有一个“王”字，在“皇”字的右下方又发现了一个“大”字。考古人员认为相连接的“皇王”两字，很可能是一句话的一部分，与西侧刻石文字大小和风格基本一致，都是北魏早期书体。这是一个好消息，但尚须继续发现，科学考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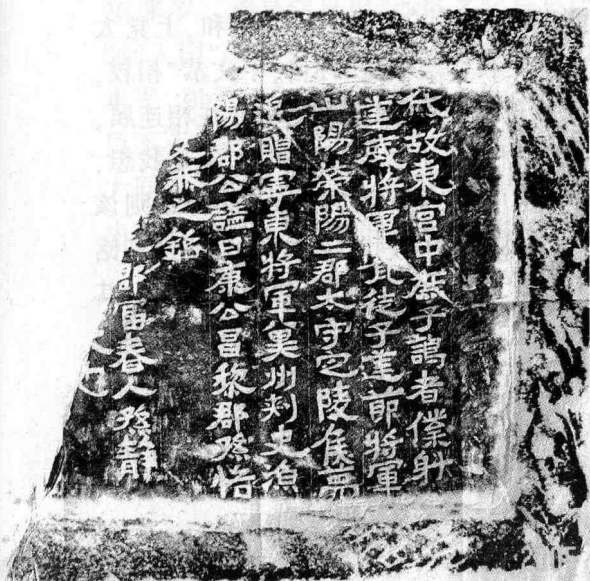
太武帝正平元年(451) 《孙恪墓铭》

释文：

代故东官中庶子、谒者仆射、建威将军、宾徒子、建节将军、山阳、荣阳二郡太守、定陵侯、薨、追赠宁东将军、冀州刺史、渔阳郡公，谥曰康公，昌黎郡孙恪（字）文恭之铭。口口口口口郡富春人孙静。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记）也。」

《孙恪墓铭》残拓，高 40.5 厘米，残长 43 厘米，四边有高

框约 2 厘米。尚存铭文 5 整行，3 残行，满行 11-13 字，可辨识者 68 字。据云，20 世纪末石出大同之南，具体地点不详，铭文末行原有正平元年（451）纪年，后纪年残去。但从墓石形制、铭文格式，特别



是从书法风格看，亦应为北魏平城早期物。此铭书体应属隶书而兼有楷式点画者，结体、点画、体势、章法都具备了平城时期铭刻书迹的基本特征。其一是中宫宽博，笔势开张。像“仆”、“中”、“庶”、“建”、“阳”、“定”、“陵”、“溢”等字的博大雄浑，令人想到一代天骄太武帝。特点之二是斩钉截铁般的长横与方峻规整的宝盖头造成的雄强之气。此铭中长横一律方起方收，宝盖头双肩高耸，“子”、“节”、“宁”、“守”、“薨”等字的雄风强势正生于此。特点之三是生动的撇捺所产生的异乎寻常的艺术效果。长捺如“徒”、“追”、“之”等，撇捺相配如“荣”、“东”、“公”、“黎”、“史”等，或长或短，或放或敛，体势飞扬，笔力雄健。特点之四是楷式点画入隶出现的特殊效果，如“谒”之折笔，“将”之短撇、短横和斜点，“恪”之反捺，“铭”字右半之敛势等。而铭文整体上的茂密恢宏自然畅达，也写照出大代王朝平城时代的盛世气象。与《皇帝东巡之碑》相较，二刻共有的一些字，如“冀”、“子”、“射”、“侯”、“代”、“军”等大体相似，但稍显率意和张扬。

铭主孙恪字文恭者，虽未见于《魏书》、《北史》，但并非无迹可寻。《魏书·孙绍传》云：“孙绍，字世庆，昌黎人。世仕慕容氏。祖志人国，卒于济阳太守。父协，字文和，上党太守。”我将传文“孙协，字文和”，与铭文“孙恪，字文恭”相较，觉得二人之名、字形义相近。又北魏兄弟名、字往往相连属，如源怀二子，兄子雍，字灵和，弟子恭，字灵顺等。于是我想，同是昌黎籍的孙恪与孙协应是一家子、兄弟行，而孙绍则该是铭主孙恪的子侄辈了。如果这一判断成立，那么孙恪墓铭的刻葬时间就可得以证实。更兼宋人张世南《游宦纪闻》，其书卷七有一段文字：“包逊有六子皆从心，其间名协者，舍人指曰：‘此非从心，乃是从十。’有馆客李丈……云：‘其义有二，从十乃众人之和’，是谓‘协和万邦之协’；从心乃此心之和，是谓‘三后协和之协’……后阅《集韵》，果如前所云。是

知作字偏旁,不可毫发之差。”经核宋丁度《集韵·第十卷·人声下》(1983年7月中国书店据扬州使院重刻本影印)1617页:“协,《说文》众之同和也,一曰服也,合也。古从日、十,或从口。”“协,《说文》同心之和。”斯所谓古之人不予欺也。这样,孙恪孙文恭与孙协孙文和的同姓同族同辈关系便可以确定了。

据《魏书》,北魏道武帝皇始二年(397)到天兴元年(398)平中山,灭后燕,“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都”。孙绍“世仕慕容氏,祖志入国”。孙志“入国”也极可能是此时,在魏并任济阳太守等职就该是从道武帝历明元帝及太武帝早期。其子孙协的生活年代,自然是在其父孙志与其子孙绍之间。其子孙绍的在世时间史有明载:“永熙二年(533)卒,时年六十九。”他的生年该是文成帝和平六年(465),主要活动于孝文、宣武帝时期及迁都洛阳之后。如果孙志40余岁生孙协,孙协40余岁生孙绍,孙协的生年就是425年左右的太武帝初年了。孙协的生年大致确定后,孙恪的大致生活年代也有了一个范围。他与孙协应处于同一时代,如果是亲兄弟,其年龄与孙协相较或长或幼不会超过20来岁。若是堂兄弟,孙恪之父与孙协之父应为兄弟,并同时“入国”。而在此期间,北魏带“正”和“平”的年号有正平、永平、和平三个。永平是一个只存在几天的非法年号,只怕留不下什么痕迹。和平这个年号因有云冈昙曜五窟的开凿,大同人可谓耳熟能详,初见完石的人不会把和平记成正平。由此可见,孙恪墓铭正平元年(451)的书刻时间不会有误。



太武帝正平元年(451)《孙恪墓铭》

文成帝兴安三年(454) 《韩弩真妻王亿变碑》

释文：

篆额：平国侯韩弩真妻碑

维大代兴安三年，岁次「鹑火」，春正月己亥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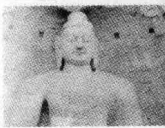
廿「六」日，覓大幽州范阳郡「方」城县民，平远将军，平「国」侯韩弩真故妻王亿「变」，春秋六十有二，寿终」。故建立斯碑以记之耳」。

《韩弩真妻王亿变碑》，石高44厘米，宽24厘米，碑文9行，凡63字。20世纪90年代末在大同街头购得拓片一帧，出土地点应该在大同市附近。此铭虽然尺寸不大，但却是标准的碑形。其上为圆弧形，有双龙交尾戏珠或永平元年(452)螭首。“平国



侯韩弩真妻碑”八字篆额，为魏晋习见的具有装饰效果的倒薤篆，虽略显草率，却颇为生动。铭文为森严峻整的隶意楷书，即被有些论者称为新隶体者。从章法、横画的平势以及一些字如“年”、“郡”、“寿”等的写法上看，还带有浓重的隶书特点，但比之前所举《魏文朗造像记》、《嵩高灵庙碑阳》和《孙恪墓铭》，楷书的成分却明显增加了。如“真”、“春”等字横画的起笔多为折锋斜入，已与后来的魏碑北邕体没有多大区别。“大”、“六”等字的右端出锋处多向上挑，成为一种象征性的燕尾。比如“月”、“己”折笔的劲健，“火”、“弩”、“以”、“之”的捺笔，“民”、“范”的趯笔，已无隶式可言。总的讲，此石书刻都很精到，书体规范整肃，简洁清峻，形端体正，举止平和，堪称平城墓铭中的上乘之作。

此铭主人王亿变之夫韩弩真，虽官至平远将军，爵封平国侯，秩阶四品，但其事迹并不见于史传。其族望幽州范阳郡方城县应在今河北固安一带，北魏时境内有韩侯城，应与韩弩真的籍贯有关。方城韩氏极有可能是道武帝攻慕容燕平中山而入魏的后燕旧臣。韩氏应为汉人。在北魏拓跋氏皇族和与拓跋氏结盟的代人不以砖石随葬的平城时期，能够见到这样一枚精美的墓铭实在难能可贵。此铭不仅上为碑形，而且下有碑座，规制虽小，却是典型的碑形铭石。这是在大同地区见到的最早的碑形墓铭。另外，大同地区出土的北魏碑式墓石，除平城时期的《司马金龙墓表》、《墓铭》，还有迁洛以后归葬平城的《封和突墓志铭》，名称是墓志，但样式却仍然是带有篆额的碑形。连更后一些的宣武帝永平元年（508）的拓跋魏皇族裔孙平城镇将《元淑墓志》也是标标准的碑式墓志。那么，碑形墓石是不是北魏平城时期墓铭的基本形制呢？这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和更深入的研究去证明。



文成帝兴安三年(534)《韩弩真妻王亿变碑》